

观照

西方科学哲学理性

高小斯◎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观照

西方科学哲学理性

高小斯◎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照西方科学哲学理性/高小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01-009307-9

I. ①观… II. ①高…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279 号

观照西方科学哲学理性

GUANZHAO XIFANG KEXUE ZHEXUE LIXING

高小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32 千字

ISBN 978-7-01-009307-9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卷 首 语

本书是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禅话西方哲学的禅化》一书的姊妹篇。

《禅话西方哲学的禅化》一书,纵向探讨西方哲学的非理性认知行为,非理性认知的心路历程及非理性认知的成果,以提示,非理性认知对于人类来说的存在真值及其正当性和必要性。

本书则在横向上讨论理性认知行为的存在真值及其正当性和局限性,从而阐明由其正当性决定的局限性,当逻辑理性的运用一旦超越其局限性的界限,也就是超越其正当性界限之时,便会产生诡辩论和不可知论,并造成许多无益的论争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明显的胡说。因此,认清理性认知行为的正当性即局限性,是正确运用逻辑理性的必要前置性理性认知。达此,方可认知科学精神的本质真值。非此,难以促进科学发展。

本书讨论的理性,不仅仅是讨论理性自觉,而是集中讨论逻辑理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觉”,是以逻辑理性的运用为核心的。西方神学、哲学、科学无一不奉持逻辑理性为其自觉的真值实性。如是,常常导致无益的论争和其学说无法逾越的界限并由此引起悖论,从而将无法论证的终极东西和无法证明的终极力量最终归于“第一推动力”,使其哲学和科学最终无

法摆脱对神学的依赖。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逻辑理性——哲学、科学理性“靠不住”,而是要澄清其发生作用和运用实性的范围、领域,从而消泯其神学底蕴,进而追寻到理性存在和运用的更高级形式——认知理性,使人性本真获得解缚,使人的本质性认知能力得到解脱,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化——创造能力,及回归家园的自觉,真正确立人本身应有的终极本体自信。

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将科学理念传入中国。国人深以为中国既贫且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如是,以科学立国、立民、立身、立世成了国人百年梦求。缘于此,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潜阴影,造成了一种根深的殖民地心理:科学必须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这种梦魇压迫国人至今,使之言科学必以西方为尚。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不仅祖述西方,而且时时处处以西方科学为检验标准。但凡一种学理学说,一旦打上西方科学印记,便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动不得的真理,即便是国粹,也要得到西方科学的认可,方才具有了现代真理意义,这种观念压抑了国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与实现。因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观照到西方哲学科学理性存在真值及其正当性,是彻底解除这种梦魇的唯一办法。若如是观照,则可提振国人自信心,在科学认知本质上,不再祖述西方,而向东方认知理性存在及实现方向上诉求,使逻辑理性运用处于认知理性自觉之中,我们的科学发展,就会在科学精神这一内在素养的涵育中,得到“甦”的生命力支持和发挥。本书若能真正起到这种“去蔽”逻辑理性崇拜导致的在科学上相信并依赖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心理阴影,走出这个“洞穴”,大千世界中“事和”之“理合”无限,

便澄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行文至此,要说明的是,这两册书的出版,并不仅仅是要提振民族自信心,不仅仅是提出对科学本身的重新认识,而主要是深入地对认知理性和非理性认知行为,作出一个整体性的论述和把握,因此,这两册书的出版,是为把握禅认知提供一个学理性背景。为此,我将在其出版后,推出中国禅化认知学专著:《禅认知学原理》。该书将就人性问题展开全面讨论。其中包括人性生命力创化性创造力发生和实现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祖先崇拜的人格信仰问题;在此基础上,东西方文化的可融合性问题;顺便破解“李约瑟难题”。敬祈读者期待出版社推出该书。这,应该是一个负责的态度:不仅摇旗呐喊,更应当提出应为之道和当为之术,身体力行地为之——论述和把握认知理性的学理与实践的方式方法。是耶,非耶,均当止于此。

高小斯

2009年3月

目 录

卷首语	/1
-----	----

第一章 万法圆明:科学	/1
-------------	----

- 一、科学本身 /4
- 二、科学主义 /84
- 三、科学精神 /152
- 四、一位科学家的哲学自白 /201
——观照 S·温伯格的终极理论心愿

第二章 法相圆明:存在	/267
-------------	------

- 一、存在问题诸说 /268
- 二、存在与证伪 /295
- 三、从禅学的立场来看存在追问 /311

第三章 蠡海普度:超越	/326
-------------	------

- 一、循环论证与超越问题 /327
- 二、当代西方哲学家克服循环论证的思路 /356
- 三、分析哲学实现超越的两个主导理路 /375

第四章 念河息波:混争	/389
-------------	------

- 一、西方哲学史的三大公案 /391
- 二、当代西方哲学几大流派的争论 /411
- 三、哲学争论为什么“无意义” /433

第一章 万法圆明:科学

科学,源自于古希腊文化。这一点,人们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科学理性的认识,也就是对科学理论和科学理性功用的界线性认识。也产生于古希腊,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这种区分和认识,可以说源自于米利都三杰,经前苏格拉底各派智者的殊途而同归的讨论,到了苏格拉底,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说:“只有复杂的事物可以被分解,而灵魂和理念一样,不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应该说,是单一的,不能有开始或终结,或变化,它本质上是不变的。”这一界定,实质上是指出了科学与科学理论相关的科学理性有两点区别:其一,科学所把握到的理论真理本身,不是人的理性本身或人的终极本体;其二,因此,科学理性,尤其是逻辑理性本身,是无法通过科学模式来解释、归纳、推理而证明为人的终极本体的。但是,这一界说并不说明终极本体的存在与科学本身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而是有着一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智者各种研究相关的部分内容中看到这一点。

古希腊确定的科学起源,一般以为是毕达哥拉斯学说。因为他是第一个要将体验到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以数学的方式给予表达的人。也是力图以演绎推理的证明方式去论证和净化人类灵魂的人。如是,他发现了:理性的东西与神秘的东西在人类灵魂中对立着并互相贯穿着。这种豁然贯通感使他感到了一种沉醉的欢欣,他因而认为,纯数学家正像音乐家一样,是他那秩序井然的美

丽世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人生——生活,人的生命力的活动因此而走出了混沌步入了光明。如是,毕达哥拉斯开创了理性的“神话”——理性以数学为工具对神秘的东西的言说。

赫拉克利特则洞察到并描述了人生历程的大化流转式的体验。他以为,追求永恒才是人的天性。但是,永恒只能在无尽的流转历练中体现出来,在这个立义上说,永恒只是过程性的永恒。但是,他又清楚地看到,过程性只是展现出永恒,而说明不了永恒,因为永恒意味着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过程性限制,因此,永恒的大化流转是无法说明这种没有变化的东西的。也就是无法用可以处理过程性东西的逻辑理性来处理这种非过程性的永恒的东西,永恒的东西是理性无法操作的,人们运用理性只能把握和论证在永恒的流变中的东西,而不是永恒本身。如是,人们用科学理性推理的对象,只是表现永恒的存在的一种自在形式,而并不是永恒的东西本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古希腊人对科学与理性更深一层的认识。

就哲学的科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创立者巴门尼德的学理来说,永恒的东西就是存在,只当人们以内在的理性眼光把握住这个存在本体以后,人们才可能对其进行推理、证明、说明。否则,人的灵魂就会掉进虚无的深渊中无以自救。他为了说明这一立论,明确指出:“既然我们现在能够知道通常被认为是过去的事物,那么它实际上就不可能是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存在的。”理性只有抓住了这个当下即是“存在”,才有了推理和演绎的对象,也才可能使人生走出混沌而步入清晰的坦途。

在当代科学的意义上说,这三位古希腊先哲,都是科学理性信仰的先驱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人类认知行为、历程和依

据,存在的推理和确定其明确性的科学方式方法,并最终达到对于人的逻辑理性的把握。一般讲哲学史的人,注重他们理论的分歧;但在禅学看来,他们的言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从不同的视域角度,在观照并言说着报身实相的存在方式和对其进行正觉演绎的处理历程,最终达到一种明确的生存、生活方式和对终极本体的理解性把握。

这三位科学的先驱者对科学与理性的认识,从整体文化语境上看,都源自于非神学的阿那克西曼德对世界和人生本身的把握。当阿那克西曼德将那个存在终极本体“元质”“名之以无”以后,他才看出,在大化流转中,一切存在者,一切存在现象,一切存在都遵循着一种互补的和谐原则,从而才会永恒地运动着。罗素是这样来陈述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存在本体的终极思想:“名之以无的‘元质’,是无限的,永恒的,而且是无尽的,它包围着一切世界,我们的世界只是许多世界中的一个元质可以转化为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实质事物,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佛性普在而周流世界才发生了缘起性空事情的佛学义理,又看到了量子物理学弦理论的源影)如是,人及人的灵魂的灵动所显示的理性运用方式,正是在对这种“空无之妙有”中缘起的永恒流变把握中,把握到了那个当下即是的存在本体,从而才有可能以科学—数学的逻辑理性推论说明方式,去建立一种源于混沌而清晰于混沌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展示出“事和”世界的“理合”秩序之美,并运用与享有这种秩序之美。如是,就有了上述古希腊先哲对科学与理性的界定。如是,我们也就可以沿着这条千百年来欢流的“科学理性”永恒流转的长河,畅观与科学相关的三大问题。这当是人生历练诸苦中少有的一种福分。

一、科学本身

不管是发现了以数学为标准理性模式的逻辑演绎证明方法,还是洞观到流变是永恒得以展现的唯一存在方式,抑或是把握到“存在”本体具有当下即是特性,从而是一切真理得以发生的实相本体,古希腊人都认为,在一切科学的发生运动中,都有一种清醒、清楚而又清晰的明确有力的人之先天能力在先验地发生认知作用,“认识你自己”的人本身追问,至此已然走到了一个可把握的实在的东西。因此,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发展到苏格拉底以后,就不再去追问那个“名之以无”的东西,而是去追问那个居于如此显赫地位的理性。科学源于它,它本身又是科学发生的内在依据和发展科学认识的能量源头。从此,科学理性就成了真理发生和获得存在形式的内在的自足的核心依据。如是,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理性的地位取代了宇宙终极本体的地位,对理性的追问,取代了对终极本体的追问,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对理性的科学追问取代了对理性的宗教诉求,使理性的王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人文化和人本人性化。因为科学的本质就是理性的存在与理性在存在之中发生作用之时而显现。科学理性崇拜由此而生成。

1. 科学与理性

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精神内容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力”。科学不仅不隶属于神学和哲学,也不隶属于儒学,科学本身是一种超文化的文化现象,因此它是普遍的,独立的,自身即为自身的主宰。一句话,科学即终极。然而,在科学的发祥地古希腊,人们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却不是这样的,科

学时时时处处都与人搅在一起,不但与历史中的历练的人搅在一起,更与人的灵魂,非神学的非历史的灵魂搅在一起,科学乃被看做是人的灵魂乃至历练中的心灵灵智之用的一种观念世界性的产物。柏拉图就是这一唯灵论——唯心论——唯理论的开山鼻祖式的代表人物。

柏拉图是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至于他将人类的情至之爱,都还原为一种连手都不牵的精神恋爱。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主动因,一种是被动因,虽然被动因也是能动的,但却是盲目的,受人感官冲动支配的,只有那个主动因是不盲目的,理性化的,因而只有它才是人存在与实现存在的终极因。这就是他所指的灵魂的历练形式:心灵。人们从哲学意义上讨论柏拉图,都极为关注他这种“唯心所是”的主张,却不曾注意,他所以将心灵确指为人的存在终极因,是因为在大化流转中历练的灵魂,人的心灵具有了一种自在的灵魂没有的主动的主体功能:理智。正是由于人的心灵具有了这种内在的自足的理性化的运用性依据,才使人与宇宙终极本体具有了共性与道性。也可以说,是宇宙终极本体以此理性化的方式赋予了历练中人以一种终极主动因,使人如此的在众多存在者中卓越不凡。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这种理性的终极因的理智之功用方式有两种:其一,任何知识科学,本质上不属于任何感官器官,也不属于任何自在物,只属于有理性的心灵。因为人的一切感官,虽然可以以触、摸、视、听、嗅几个方式感觉到事物,但是,却无法单一地判断事物存在方式、本质规定和运行法则,只有心灵具有这种理智的归纳判断的功能。所以,只有心灵才是理智的而不是模糊的,才是可以自觉的而不是盲动的。其二,一切知识源自于思索,而不是源自于感官所乘。因为五官体肤只能感觉而不能思索。所以,摆脱了

一切物自体幻相而成立的科学知识,就依赖于,也只能源自于心灵,只有心灵会思考,能思考。如是,诸种纯粹的,非物相的科学知识,只能源自于纯粹的,摆脱感官束缚的心灵。所以,纯粹语言形式的,只运用符号的数学——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就只有心灵才能驾驭,也只有心灵才具有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思维的理性能力。缘于此,我们可以说,柏拉图的唯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崇拜的哲学解释。

然而,人的心灵为什么能运用这种自本自根的“理智”能力,人的五官体肤不也是自本自根的吗?进一步追问,人又是怎样启动这种纯粹灵智的心灵之用呢?柏拉图没有回答。

柏拉图的一生,经历了人类一生所能经历的许多巨变。他崇拜的偶像、老师苏格拉底,却为其追捧的民主制希腊政权鸩死,其后国家又在政治动乱中陷入了战争灾难,心灵家园和现实家园的毁灭与衰败及其随后的流亡生涯,使他看到一切外在的东西是如此的悖理和肮脏,惟有那纯洁的心灵才是他惟一可以依仗的家园,他因此一生沉浸在对心灵的“精神爱恋”中,已顾不上回答这些问题了。这些涉及终极关怀的问题,交给了处于升平世界的宫廷学者亚里士多德,也正是这位无需在“心灵的纯洁”中寻找家园归宿的智者,才可能在正觉的观照中,发现这个机密,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通过了这种对“终极关怀”的正觉,所以他才能够辗转于宫廷学园之中,避开一切政治迫害,老去于自己母亲的故园之中。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想是最好的东西。什么是神?神就是纯粹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具有某种意识对象作为内容的思维,而是一种“对思考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禅学意义上的观照,尤其当其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在先存在的标准、理论时。当我们进

一步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时,我们发现,他所说的这种“对思考的思想”是指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沉思”。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立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继柏拉图之后,将人的非物质性存在分解为两种性态,一种是依托于感官的灵魂,一种是分享有神性的心灵。灵魂拥有感官的感觉,便成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能动因,不但可以感觉,也能据感觉产生的印象而构成思维——思想。但灵魂具有的思想依然体验着一切感官感觉造就的情绪,所以,灵魂并不是人的终极依据。能够摆脱一切情绪影响的东西,是那个分有神性的心灵:“唯有心灵才能孤立地存在于其他一切精神能力之中。”缘于此,心灵的理智之用,才能够分享并发挥神的功能;思想着思想。据此,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对“心灵”的理性能力启动和发生作用的入口:孤立地、纯粹地进行“沉思”。即对思想进行思想。这仍然可以是反思,也可以是观照。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本身来看,他这里所说的“沉思”应该是运用纯粹的形式逻辑来思考灵魂提供的经验命题。从他认可的神已然是代表秩序的阿波罗而不是代表直觉体验的巴库斯酒神来说,也应该是逻辑理性的超体验型的运用。如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沉思”可以摆脱嗜欲而进入“静观”。但是,他又说,若不借助于嗜欲,理性又不会引导出任何观念、道理、知识,从而绝不可能引向任何有道德的实践活动。这看起来似乎是悖论。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这里讲的是理性启动的条件和发生作用的形态:沉思式的静观,并且这种“静观”中的“沉思”不是虚无的“断灭相”凿空,而是以灵魂为嗜欲所动产生的思想为其静观和沉思的对象。没有这种思想对象的产生,沉思则无内容,静观则不会被启动。如是,亚里士多德把理性启动的条件和理性运用的状态以及对理性本质的把握并享有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都集中到“静观”这一基本

前提已然发生条件下来。“幸福在于有德的活动,完全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而最好的活动则是静观。”“实践的德行仅仅能带来次等的幸福,而最高的幸福就在于理性的运用。因为理性是人不能够充分的静观。但就静观而言,是分享神圣的生活,超乎于一切其他福祉之上的神的活动就是静观。”所以他认为:人必须追求培养和自觉运用理性的神性能力“静观”,“运用自己的理性,并培养着自己的理性的人,是使心灵处于最美的状态:静观,而且以此与神最亲近。”如是,“静观”使“心灵具有最高的思想能力,并且与身体无关而成为不朽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围绕理性行为的一切相关方面,最后将心灵的理性应用指向一种最终的也是最纯粹的东西:静观。

其一,理性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得以实现,就在于人可以以一种最纯粹的心灵之用:静观。

其二,理性之所以能够启动,就在于心灵可以有一种活动方式,发生一种认知行为,即在心灵的静观中,理性地认知“思想”。

其三,理性之所以能够使思想摆脱感官促生的情绪支配而进行纯粹的、孤立的思考,就在于理性在静观中发挥最好的思维能力。

缘于此,我们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理性的把握,已完全超出了后来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逻辑理性。

首先,理性即神性,只有理性是纯粹的思想能力,只有理性能在静观中达到沉思,从而对思想进行思想。

其次,理性的存在,使心灵有别于灵魂,从而使人可以分享神性,有着超出动物的行为方式,产生一种最高的思维能力:静观。

最后,理性在这里,已然不仅仅是对思想进行逻辑推理的思

维,而是可以静观大化流转,领悟人生本根,享有人生真谛引导的纯粹理性化的最美好的生活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静观的正觉中,最终展示出的人的终极本体,就是那个神圣的理性。理性是人的神性所在的根本依据,理性崇拜的意识于此基本形成。

从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正觉式的观照中,我们看到,这已然不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理性,而是禅学于正觉观照中所指的理性。因为它的启动源于“静观”——无念无相的观照;它的作用方式已不仅仅是分析、推理、论证、综合、说明,而是静观一切思想和产生思想的源头:灵魂为嗜欲所动;它的“沉思”作用结果,也不是要走到一种“道德的秩序生活”和发现科学知识,而是享有一种“静观”中愉悦,一种最大的福祉,可以引喻为禅悦。如是,对于一切大化流转中涌现的“事和”之“理合”的知识性秩序化把握和逻辑化表述,都已成为理性之用的末节蔓枝,虽然这一切可以,也只能在理性的“静观”中获取。从亚里士多德对于理性的正觉立义来看,理性在这里已然被泛化了,似乎不着边际了。但是,他在这种正觉的“静观”中获得的对理性的认知,对于千百年后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理性,使理性从逻辑化氛围中突围,有着甚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心灵——神性——理性——静观——最高的思维能力这一认知理路,暗含着与禅学的自性空——无垢识——止观双运——禅观照——人的最根本的大般若正智理路是一致的。我们因此可以说,自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科学对理性的探讨,是完成一段辉煌的心路历程,并走到了一个顶峰,从而使我们可以理解一种完全不同的理性信仰,对人的终极本体的信仰,是一种完全超出了逻辑理性有限范围的对“性空”的信仰。如果我们试着将禅学的自性